

山东省胶州市铺集镇张家屯村，一家有些破旧的小店里，72岁的姜恩兰嚷着大嗓门招呼着来店的客人。

小店不大，七八张桌子的空间。因为年久失修，水泥地面早已坑坑洼洼，墙面也被油烟熏染得看不出最初的白，几扇破损的窗户用尼龙绳勉强系着。柜台里，一组用了40多年的柜子已经磨掉了漆，漏出木头原本的纹理。

在这里，姜恩兰既是厨师也是服务员，买菜、做饭、洗盘子、算账，全由她一人张罗……

一人一店，她用20年，还完了200多万元欠款。

最后一笔欠款还完，姜恩兰只说了简短的几个字：“我又是个人了。”

万元户

姜恩兰生于1953年，她的丈夫张平高生于1948年。夫妻二人的故事，始于上世纪80年代。

“都说在外边赚钱容易，可是丈夫得了肾病，切掉了一个肾，我们又回了老家。”姜恩兰个头不高，说起话来却中气十足，一头花白的短发，显得格外干净利索，完全不像做过6个心脏支架的老。

离开家乡多年，土地荒废，两个儿子年幼，丈夫身体又不好，一家四口的生计成了问题。“总得活下去吧？”回忆起恍如隔世的岁月，姜恩兰眼睛望向了窗外。

那是一个物资匮乏的年代。姜恩兰向乡亲借来了一辆小推车和200元钱，每逢村集，就去供销社进点“稀罕物件儿”推到集市上卖。

因为热情活络又诚信经营，姜恩兰的生意总是很好。小推车很快变成了小店铺，一家人总算不用再为生计发愁。

这时，村里有人建议姜恩兰开家饭店。“要租房子，装修，买灶台……哪有那么多本钱？”即便这样，穷怕了的姜恩兰夫妇还是决定“想想办法”。

“一个好心的乡亲帮忙联系了诸城一家酒厂，有乡亲担保，厂长给我们赊了一车白酒。”

一车白酒，在上世纪80年代绝对属于紧俏且值钱的物资。愿意为一户毫无根基的人家担保，姜恩兰对这位乡亲一直感恩于心。

靠着卖酒赚来的钱，姜恩兰夫妇的“大众快餐”店慢慢“转”了起来。不到半年，她就将存下的第一笔钱还给了酒厂，还买来了不少东西向担保的乡亲表示感谢。

“别人的好，咱得还，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？”

姜恩兰不识字，说出的话朴素却透着生活哲理。

随着市场经济的复苏，连接着诸城、青岛的张家屯村成为货运汽车的必经之地。开在村里唯一主路上的“大众快餐”店，因为量大实惠，成为许多过路司机和村民解决饱腹、招待亲友的首选地，姜恩兰夫妇的生意做得红红火火。

“上下两层楼房，雇了12个服务员，每天等着吃饭、住店的人乌鸟泱泱的……”

上世纪90年代，张家成为当地屈指可数的万元户，张平高成了村里甚至镇上颇有话语权的能人。夫妻俩又买下村里沿街的空地，用18万元盖起了前店后家共三层、有22间房的新宅。

正是这套宅子，见证了张家此后30多年的跌宕命运。

盖完新房，张家尚有富余的存款。因缘际会之下，张平高开启了编织袋加工厂。

“把所有钱都投进了厂子，哪是想象中的那么容易啊。”

姜恩兰叹着气，实体行业投入成本太大，原材料把关、加工工艺、产品销路也考验着毫无经验的夫妻俩。很快，张家饭店积攒的几十万元，全都打了水漂。

还债！

“人还没火化，来家里要债的人就坐满了堂屋。”

短短5年，姜恩兰夫妻俩便从风光无两变成负债累累。强烈的落差使得张平高一蹶不振，加上身体本身就不好，2004年5月，张平高患肝癌晚期离世。

转行编织袋加工初期，姜恩兰劝过丈夫，继续家里的饭店生意，别把“鸡蛋”放进一个“篮子”。但张平高根本听不进妻子的规劝。

只知道丈夫不停地借钱，究竟借了多少，姜恩兰和两个儿子并不清楚。“大概165万元，最多的3万元，最少的几千元，两分的息。”姜恩兰说，这是一笔糊涂账，在与儿子翻看借条时，他们看见里面夹杂着几张并非丈夫笔迹的条子，甚至还有丈夫弥留之际签下的欠款。

彼时，姜恩兰的大儿子张永杰已经28岁，小儿子张永安24岁。待他们把父亲的后事办妥，姜恩兰召开了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家庭会议。

大儿子张永杰以为，母亲是和他们商议还与不还父亲的遗债，却未曾想到母亲早已打定了主意。“在农村，家家户户沾亲带故，祖祖辈辈知根知底，一个家族最看重的就是名声、口碑。”

亲戚朋友和左邻右舍也曾善意地劝说：“这是天文数字啊，怎么还？”“大儿子刚结婚，小儿子还没成家，要是认了这些债，孩子们的下半辈子也搭进去

G 特稿 223

一个人的承诺，值多少钱？
对姜恩兰来说，一诺，值万金。
即便，这句承诺要用20年兑现；即便，过程漫长而艰难。

一诺，值万金

本报记者 张嫱



更多精彩内容
请扫描二维码

①姜恩兰在上菜间隙备菜洗菜。

②用餐高峰期餐馆内顾客云集。

③胶州书画名家为姜恩兰题的字“一诺千金”。

图①②③均为本报记者张嫱拍摄。

了。”“房子都抵给银行了，你们一家人换一个地方，重新开始吧。”

“农村人靠着种庄稼攒点钱不容易，我可以带着两个儿子一走了之，那样的话，我们家几辈子都得被人戳脊梁骨，我的良心也过不去。”姜恩兰抹着眼泪，说出的话却无比硬气。

那次家庭会议，姜恩兰没有征求儿子的意见，只通知了两件事：第一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，咱得认！第二，这些钱她一个人还，这个家不能都“搭”进去，“如果我死了还没还完，你们接着还。”

意料之中却又让姜恩兰欣慰的是，两个儿子不仅同意了她的决定，还提出连同那些糊涂账和利息一并“认下”，“咱们的钱还得干干净净，咱爸在那边也能挺胸抬头做人”。

其实，早在家庭会议之前，兄弟俩已经下定决心。

一人，一店

张家分家了！

丈夫刚走，姜恩兰就把家分了。这个消息不胫而走，成为村里人茶余饭后的谈资。

“是分了，我把儿子赶出了家门，我一个人还债。”

姜恩兰是个说一不二的性格，两个儿子被“赶”到了胶州县城。

早在张平高患病之前，大儿子张永杰便与妻女来到胶州，在火车站附近租下了一处平房。得知父亲肝癌晚期，张永杰返乡照料3个多月直到父亲离世，他也因此丢了工作。父亲走后，张永杰听从姜恩兰的安排，带着弟弟张永安回到胶州的小家。

看着哥哥虽不富裕但温馨幸福的生活，又想着独自扛起债务的母亲，张永安毅然返回了老家。

“娘一个人还债太累了，有的债主等不及肯定会去县城找我哥，他女儿还小。我回来跟娘一起赚钱，就能快点还完，我哥就能有个幸福的家。”张永安重复着20多年前说服母亲的话。

大儿子张永杰的女儿，也是张家当时唯一的孙女，是姜恩兰的软肋。无奈之下，她同意张永安暂时留下。

不久后，张家的“大众快餐”店重新开张。

可是，不忍心小儿子一辈子“窝”在自家小饭馆，没过多久，姜恩兰再次把他“赶”出了家门。母子俩达成的协议是，张永安每月拿出部分工资帮母亲一起还债。

自此，50岁的姜恩兰开始了长达20年一人一店的漫长岁月。“吃过的苦？三天三夜也说不完。”姜恩兰笑着，眉眼间流露出苦涩。

过去十几个人忙碌的饭店，如今只有一人，辛劳程度可想而知。凌晨4点起床，买菜、洗菜、切菜、做饭、洗碗、算账、打扫卫生……姜恩兰每天都是脚不沾地地忙到半夜才能休息。

虽然身高只有1.52米，姜恩兰却能轻松扛起几十斤的面粉，一双手因为常年浸泡在冷水中，骨关节早已变形得难以并拢。

为了省下钱尽快还债，姜恩兰从不舍得买煤生炉子。北方的冬季，户外气温零下十几摄氏度，即便是室内，也能

积水成冰，白天忙活起来尚且能克服，可是到了夜里，姜恩兰在被窝里“冻得牙齿直打颤”。

姜恩兰有咳嗽的旧疾，厉害时总是吃口萝卜“压一压”。因此无论白天夜里，她都随身揣着一块萝卜。有一年冬天格外冷，姜恩兰的咳嗽也越发严重，深夜醒来的她发现萝卜早已冻成了硬块，咬一口全是冰碴子。

为了节省开支，姜恩兰时常去捡些树枝和玉米棒子烧火炒菜，自己也曾吃过商贩扔掉的烂菜叶子。可是要强的她却跟乡亲们说，“这些是拿回去喂鸡的。”

“有一次，邻居看到我手里攥着两块鸡蛋大的客人吃剩的馒头，问我为啥不扔掉，我说可以留着当晚饭，这样又能省下5角钱。邻居当时就哭了。”

每次债主来要钱，姜恩兰总是掏空柜台，“今天给这家200元，明天给那家500元，200多万元就是这么一点点还上的”。

国人向来重视年三十的团圆饭，胶东的习俗之一便是供奉已故的先辈，所以当地的商铺大年三十这天都是早早关门，除了姜恩兰家。

“5里地之外有家工厂，每年都从我家订几个菜和水饺过年……”

姜恩兰是个说一不二的性格，两个儿子被“赶”到了胶州县城。

早在张平高患病之前，大儿子张永杰便与妻女来到胶州，在火车站附近租下了一处平房。得知父亲肝癌晚期，张永杰返乡照料3个多月直到父亲离世，他也因此丢了工作。父亲走后，张永杰听从姜恩兰的安排，带着弟弟张永安回到胶州的小家。

这样艰难的日子，就没想过放弃？

“没有！做人得讲诚信。”

姜恩兰挺着脖梗，不假思索地答道。

“大爷，我失信了”

经年累月的操劳，姜恩兰终于扛不住了。

因为长时间站立，她的双腿得了严重的静脉曲张。“血管弯弯曲曲的，像虫子一样。白天站久了走多了就疼，夜里半宿半宿抽筋，怎么都扳不回来，疼得我抱着窗框子直哭。”

2010年，姜恩兰做了静脉曲张切除手术，可是只休息了3个月，她又一瘸一拐地开张营业。

“大众快餐”店的厨房门框，两侧有着明显不同，一侧木纹粗糙，另一侧平整光滑。

“后背疼了好几年，起先以为是腰背出了问题，疼得厉害就在门框上撞几下，能轻快不少，时间久了就磨平了。”

2014年，姜恩兰终于受不住后背的疼痛，喊来了儿子把她送去医院。医生说她的心脏需要搭设6个支架，手术风险很大。

当时张家的欠款尚有100多万元。手术前，姜恩兰只交代了一件事：“如果我死了，剩下的钱，你们兄弟俩一人一半，接着还。”张永杰、张永安含泪答应了母亲。

幸运的是，手术很顺利。术后苏醒，当姜恩兰看到高低起伏的心电图时，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了下来：“我还活着，这笔债不能压给儿子。”

为了省下钱尽快还债，姜恩兰从不舍得买煤生炉子。北方的冬季，户外气温零下十几摄氏度，即便是室内，也能

两场手术，张家又欠下了11万元新债。把出院的母亲安置妥当，小儿子张永安哭了。

原来，姜恩兰手术之前，张永安向同族的大爷借来2万元，答应待医保报销后马上还钱。可是因为不清楚报销政策，他只通过医保结算了6000元。不能按时还钱的张永安，哭着来到大爷家道歉：

“大爷，我失信了，还有一万多元的缺口。”

“孩子别哭，我不着急用钱。这6000元你也拿回去，给你妈调理身体。”

大爷当年的回答，张永安仍记得清清楚楚。

得知姜恩兰手术，前来探望的乡亲络绎不绝，“都是‘空着手’来的……”

大家知道张家的情况，像是商量好了，纷纷把看望病人的牛奶、水果换成实惠的红包。

“总共1.5万元，家里留下1000元，剩下的连同医保报销的6000元，一起还给了大爷。”张永安说。

提及母亲，张永杰还未出口，眼泪就夺眶而出，“都怪我没有赚大钱的本事，才让俺娘吃了这么多年苦”。

其实不然，20多年来，兄弟俩也在竭尽所能地与母亲一同还债。

初到胶州，没一技之长的张永杰只能依靠蹬三轮车拉客糊口，最远的一次骑行60公里只赚了50元。“夏天磨得大腿内侧都破了皮……”妻子高丽萍心疼得掉眼泪。

眼见张永杰日子过得不易，朋友送来一块猪肉，“不舍得吃，每天切一小块，家里又没有冰箱，最后猪肉坏了的一大半”。

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几年，直到张永杰找到一份稳定的技术工作，生活才逐渐好转。夫妻俩隔三岔五把赚来的钱送回家，帮家里还债。

被第二次“赶出家门”的张永安，也在县城谋得了一份工厂的工作，每月都把收入的大部分交给母亲还债。

虽然有着稳定的工作，又一表人才，但张永安的婚事却成了姜恩兰的心病，“欠了这么多钱，谁家敢把姑娘嫁给我们？”

2011年，直到债务偿还过半，31岁的张永安才有了自己的小家。

嫁到张家24年，一起还债的岁月就占据了22年，大儿媳高丽萍不是没有委屈。“那些年经常吵架，我也是人，也想给孩子多存点钱……”

高丽萍的这点愿望并不过分。可是吵归吵闹归闹，婆婆急需用钱的时候她一次也没拒绝过，始终不离不弃地用

手接过钱，用尽全力支撑着这个家。

后来张家发生变故，小伙子也失去了音讯。直到有一年，张永杰和姜恩兰到村里赶集，远远听见有人在喊“大姨”。

大儿子张永杰讲述了这样两个故事。

姜恩兰是个热心心善的人，平时喜欢收留一些可怜人免费吃饭。早些年，邻村有个智力低下的小伙子，隔三岔五地来店里讨要一碗烩饼，姜恩兰从不嫌弃，每次都是盛上冒尖的一大碗。

转过身，当年那个小伙子哭着向他们跑来，拉住姜恩兰的手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“姨，这些年你去哪了？”

姜恩兰的小店，有两处是她精心布置过的：

一处在柜台，张贴着她获评“中国好人”身披绶带的照片。

还有一处，在小店进门最显眼的墙上，挂着一副当地书画名家为她题的字。

因为年代久远，字幅有些卷边泛黄，上面写着4个字——

“还有一位，是村里已故的老人，名叫张平银。因为从小患有脑炎，张平银手脚行动迟缓，一生未婚无子。”

每隔一段日，姜恩兰就会帮他洗衣服，定期给他送去儿子穿旧的衣服。天气暖和的时候，张平银喜欢到“大众快餐”店坐坐，姜恩兰也会给他一碗满满的肉菜的烩饼